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二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田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2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 本冊目次

西臺集  
樂靜集  
北湖集  
溪堂集  
竹友集  
日涉園集

宋 畢仲游撰……………一  
宋 李昭玘撰……………二五七  
宋 吳則禮撰……………四一五  
宋 謝逸撰……………四七三  
宋 謝邁撰……………五五九  
宋 李彭撰……………六一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

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熊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西臺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西臺集二十卷宋畢仲游撰仲游

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

仲衍同舉進士歷仕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

院徐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

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提要

附載入士安傳末叙其事迹頗詳屬鷄宋詩

紀事以為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

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

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

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于世今從永

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

已勘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

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為傳寫之悞謹仍依

讀書志釐為二十卷亦幾幾乎還其舊矣仲

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

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

推為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

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

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辨有餘

萬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艾之契殆

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提要

二

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

盡切中情理不為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

既有根柢所從游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

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名德漸漬

薰陶故發為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

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

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

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恣如所

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

工矣又永樂大典有畢仲衍上編次官制卷

目劄子一道亦題作西臺集考宋史載仲衍

為官制局檢討文字千萬計損益刪補曲盡

其當或由仲衍無集故附入仲游集中歟今

亦並存以備考證至開政疏樂詞諸篇非文

章之正體今以原籍所有姑錄存之而刊本

則概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提要

三

總纂官<sub>臣</sub>紀昀<sub>臣</sub>陸錫熊<sub>臣</sub>孫士毅

總校官<sub>臣</sub>陸費墀

奏狀

宋 畢仲游 撰

理會科場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一

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粹無須吏之暇得盡愚

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

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為易習難考而

不言詩賦之名卑於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為雕刻

無用而不思經義於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

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

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為

聲病偶儻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

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

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

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其間經義之行無

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

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於世耶蓋亦要其本末始終

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為科舉

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

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為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二

康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

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於今日科舉

之間則亦化為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

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

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

闊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

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

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

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

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

以佛老之書至於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

聖人之經術遂但為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

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

經義為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

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

為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

無益於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為舉子之所亂尚

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

謀道若曰治經為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

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令而不為何損於經則既以經術

為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

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為術不

善則一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

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

則不得不趨時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

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焉者不可勝

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

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

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為說此可謂正心

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於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

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

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

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

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

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

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為無用然作圓丘

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

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  
應曰以策論合於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為  
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  
留策論定高下彼於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為高下而  
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  
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  
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  
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一

五

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  
之後專治經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麤知  
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世者  
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麤知  
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於事是其名則卑而施於科  
舉偶得其術而便爾至於經義則不然為書者不為詩  
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知  
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於為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一

六

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  
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經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  
乏而所治之書麤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  
暇留意於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  
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於世是經義之名則  
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  
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詩賦之科似有  
成效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

如此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  
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  
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知其術可取  
者為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知其術之不便  
者為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於詩  
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  
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  
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

欽定四庫全書

西華集

七

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為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  
經義則易為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  
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  
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  
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  
均也若以經義為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為不  
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畧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  
外更知經爾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

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於六經是經  
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為大義則謂  
之經術不名為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  
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於易或出於禮或出於詩書或  
出於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於  
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於詩賦之外人  
治一經而為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  
敢出於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  
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  
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  
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為詩賦留意與為經旨而留  
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驅之令狹也為今之  
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  
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  
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  
旨庶不為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

欽定四庫全書

西華集

八

外更知經爾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

詩賦而有不能為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於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為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於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於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九

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為博士教官使傳道於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擇

貼黃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於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為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多出於昔日進士之科其為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為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十

士過於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于更改為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具有餘力也今既為詩賦策論而又於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

試策令於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為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為干祿之具非真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 耀州理會賑濟奏狀

當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耀州官吏賑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十一

糶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即不坐到奏劾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糶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糶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

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勘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

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曾申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却已給還外有雲陽淳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曾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為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糶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赴內外官倉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十一

糶米并抄劄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俵糶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絕無糶賣物價愈更踴貴人戶流移未得定疊別無可措置擘畫遂依上條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斛斗救接前項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蓋勸誘係人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難以多行出辦所在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人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糶賣與闕食之

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糶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踴貴市色減價出糶即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合催納入官之物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糶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奏聞事狀內不曾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曾分別直出辦入官與闕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糶賣事理大段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

欽定四庫全書

西華集

卷一

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闕食要見夏災傷合用賑濟并準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曾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既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預行勸誘有力人戶廣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糶中間本州除為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外更作秋災準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麤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

價出糶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石以抄剗到前項闕食之人數目紐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糶一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預準備秋災傷減價出糶之數雖更多於夏料若果是秋田大段災傷闕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剗之數比之夏料災傷日月又更窩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剗人數紐算計於六箇月以上每人可糶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

欽定四庫全書

西華集

卷一

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糶百石物者不過糶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糶十石物者不過糶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糶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糶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准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糶起初須且開諭準備及當時萬數即臨時庶免敗事益本州內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準備

月數寫遠即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當時惟恐出糶不多致人戶大段流移別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數中實只可望三二分斛斗普遍糶與前項十六七萬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諭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鎮歷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諭下斛斗次第麤肯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段流移及結集為盜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內實俟

欽定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五

將來得雨之後立便行下諸縣裁減及節次曉告人戶更不作準備並住罷訖通夏秋開諭七縣積貯之家一千六百六十餘戶上共只減價糶過麤斛斗五萬七千餘石一斗得一斗見錢歸去與勸誘入官事理不同其間惟三原縣出等高強李忠二戶積貯之家曾就鄉村減價糶過四百九十餘石麤色斛斗其餘多者糶得三百石少者十石五石其秋料準備之數即更不曾糶動升斗亦不曾有升斗之數入官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

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未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勸逐保耆戶長等供析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白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內却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

欽定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六

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組算只是流移過一釐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組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擘畫賑救接濟至今粗得安居兼諸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殍亦無一人驚劫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糶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蓋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為諸縣市色聞廣行開諭減價出糶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難更等待邀勒高價

須主逐漸將出糶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曾長其  
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減價糶物兼市上自有麤  
色斛斗可以糶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  
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  
大段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  
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  
無驚劫於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糶及一分以來非勸  
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  
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  
諭已經裁減除放改正數目與諸縣已改措置事件坐  
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劄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禦盜之方其大節有  
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  
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一

七

尉與外州軍畧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

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徼巡於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  
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  
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責輕往往返與盜賊為市而  
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  
病人口詞并檢驗掠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  
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至巡檢之下別增置  
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四壁使諸  
司使副或大使臣為之隸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  
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  
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  
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戶安居姦盜屏息輦轂之治  
不為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為出處但以臣術業  
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祿有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一

六

覲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其思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煩典憲以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於今之輕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為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其不能察其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誓堅晚節以報始終之賜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一

十九

西臺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二

宋 畢仲游 撰

表

留司文武百官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伏覲今月十四日夏祭禮成者曠儀紹舉制嘉祀以躬臨精意感通燕火祇而昭格因崇顯號益茂鴻庥凡在見聞孰不踴躍恭惟皇帝陛下宅心道與恭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二

已化源治必鑒於古初功生成於制作既已父天而報饗因推母道以定郊刊合祭之舊文即肇禋之吉壤遠茲申祀還觀上儀儗泰一以躬行體汾雎而祇事禮文煥備樂舞大陳仍仰致於微稱示益昭於盛節紹復百王之上垂為萬世之規天瑞著明神靈享答可得而禮既合德以慶成無疆惟休期同符於厚載

謝賜曆日表

伏以堯熙庶績欽厯象以授時周厚生民正歲年而序

事稽古太史之法實今司天之官不獨布政于明堂上  
順帝則抑以誕告于下土協成歲功因是寵頒俾資考  
驗恭惟皇帝陛下文明光澤輔相裁成謹始建官職紹  
重黎之後務農重穀功高舜禹之前將待夫來歲之宜  
故行于正月之吉臣敢不恭承德意恪守綱條動占迎  
日之文仰答後天之訓

賀冊皇后上太皇太后表

嘉禮告成徽音可嗣人神協慶日月增輝臣聞易載坤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二

元由順承於天體禮尊正始蓋統治于宸闈上嚴七廟  
之尊下為萬世之嗣虞舜以興于媯汭周文以御于邦  
家尤屬昌期誕聞懿冊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聖齊文母  
道翊神孫顧外治之已隆而中宮之未建博諏慶闕作  
合聖明靡私戚里之親大契家人之正如茲詳擇兼示  
至公繼美貽芳豈特符天之表助德理內永均函夏之  
和凡在懷生孰不增忭臣叨分使指方走邊蕃無任

河東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讎溫檢俄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  
請衆知補外之優驟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

難長亦無成祇緣門戶之久衰粗欲醫棠之不絕學游  
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簡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  
如將筦庫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  
際會得預搜揚顧事效之茂聞而禍艱之已至居廬待  
盡伏塚纏哀隙駟難留悲已除于歲月疲篤強起殆絕  
望於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懼謹訶之及更階刺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二

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蓋伏過皇帝陛下仁惟  
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于適言務曲成于庶物太皇太  
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疎遠之臣而有矜憐  
之理非特觀其孤苦亦少寄于紀綱臣敢不謹奉詔條  
徧詢諛俗每戒峻文之侵枉庶幾惠澤之究宣陟此摧  
心雖匪逮親之祿褻惟遇事尚圖報國之忠

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預臺郎出將使指號為榮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

更知孱愚之靡稱伏念臣才惟委瑣性甚控蒙飭小行以效官固非特起抱陳編而自信偶預賞延繼纏災疾之相仍坐覺身修之不振齒髮退衰而私累亦衆文墨初習而學業已荒止祈循守于官資敢意過叨於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總攬至公從欲推仁因能授職謂其多難雖無意于澄清恐亦盡心故特還其刺舉曲徇經年之請俾分劇部之憂臣敢不慎守綱條益思策勵豈惟犴獄俾無侵枉之寃凡是簡書當體哀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二

四

矜之實冀逃大譴少補明時

### 永興提刑謝到任表

奉使一方仍忝按刑之重莅官三月遽叨易地之榮仰服恩私交深媿懼伏念臣性如學僻名與身微緣家世以仕宦為常處貧賤而饑寒不免比蒙任使益出僥逾抱輒和鉛入書林而備數升車攬轡分刺部以常優矧如關部之雄尤號兵民之衆連逮或填于犴獄推理屢起於寇攘必素有于吏能始可當於使指顧才微而曷

稱偶人乏以誤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觀能明于因任謂臣嘗為省府之屬體朝廷欽恤之仁知臣早服州縣之勞識簿書期會之事故茲委付令盡拙勤謹當砥節奉公平心持憲務廣好生之意俾無失職之嗟所防廢弛之病民亦戒細苛之傷善更自殫于夙夜期有補于涓埃

### 謝落權字表

准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差臣提點永興軍路刑獄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  
卷二

五

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落權字者循名責實始懼黜幽積日為勞遽叨叙進揆能匪稱省已增慚伏念臣學不究於本原仕止承于家世雖崿嶇而從政亦邂逅以階榮上方右文而臣預游于冊府時欲重外而臣頻假于使軺靡自激昂視功名而寢遠謾無施設豈歲月之足論未即謹訶更蒙陞改方緣恩而易地許增秩以在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比明乾坤均施謂考績唐虞之大法而資格祖宗之至公雖云不以才稱